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二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蟻
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
葛食之湊滿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
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執氣也中人人毒人
食湊滿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
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
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創南郡極
熱之地其人祝樹上枯唾鳥上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
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
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



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目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脅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其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腠理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祿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祿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資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

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因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鑑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因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溼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巴豆治一作字葛在魚則為鮭與鮫鮫故人食鮭肝而死為鮫鮫螫有壽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如魚亦如蝮蛇蜂蠆皆如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也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故諺曰衆口燥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燥金道口舌之燥不言接木偽火必云燥金上制於火上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

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
蒼龍之獸含火星治葛巴豆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巴在西南
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
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
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
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
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瀕或附於骨吻故舌鼓為禍毒
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為口舌
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其本所
稟一氣也故火為言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
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下之外徵僭恒陽若僭者奢麗故蝮蛇
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賜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

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妬之不使視寢
叔向諫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被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
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
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栾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
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
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
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
妖怪故常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
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
女說一作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腸好色
惑心勇夫招禍辯士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士之毒為害尤酷

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
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
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狼畏讒
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秦之失者儒家
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
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
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
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
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
病耳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閱死獨

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之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
以散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
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
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
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
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難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
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
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
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士家非墨各有所
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
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間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
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

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大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璣璠歛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與璠璠物也魯人用歛姦人間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矢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惧抽死人

一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知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璣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原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化厚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異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使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

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
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
也交接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其兩不為誰其先乎親在獄
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
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
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
明罪定不為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
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
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
孔子嘆時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
生意悉其敬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
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

議之所失也救溺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
漏上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索
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立
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
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
以厚葬親與蘇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
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
死者嘗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
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
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
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
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

夫不祥必有祥者獨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而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為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

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而
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
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諱
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不可知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
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致至或
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奠甚失至於不行乎
傷見他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
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
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
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德何
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義義理之謂非凶惡之忌也徒用

心以為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
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
絕效全吾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
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
致也愧負慙辱自刻責深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
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
之禮齊戒潔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
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慙
怛踏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
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
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
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

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立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
祭祀不可非謂極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
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死哀形何愧之有
如使無知立墓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
異也古有用刑形斃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
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絀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為不
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乎鄉黨死不升佗人之立
惑也

三曰謂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車入山林逕行度川澤者
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立墓痛道畔踰月乃入惡
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夫人之乳母子
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
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
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
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
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
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
憎畜豈以人體天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
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
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
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
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
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
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者食腐魚之肉不

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潛
墨漆附著人身今日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
見負豕於塗腐漸於溝不以為凶者誇辱自在彼人不著已之
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
山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
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諱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
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
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為一月猶入日月中分謂之弦十
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月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之
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
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
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潔清則意

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庶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
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貞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
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
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
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后見之昔齊相
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害其母勿舉也其母
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
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
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
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
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

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
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
田文稚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
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
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
將受其患傳相放傲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
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若
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
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
凶醜之禍世諱作互實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
家踰至春也諱屬刀并上恐刀墮并中也或說以為刑之字并
諱刀也屬刀并上并刀相見恐被刑也母承屋檐而坐恐瓦墮
擊人首也母反懸冠為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母
偃寢為其象死也母以箸相受為其不因也母相代掃為脩家
之人奠人夾代已也諸言母者教人重慎勉人為善禮曰毋搏
飯毋流歆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
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
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
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
空亡徒以辟其殃連相放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
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
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巳之衝位怒

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
為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在移徙
而各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
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而罪大惡犯辟若咎以身過受罪
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
為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天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
不須與功吉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
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敗非天從歲月神
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
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
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菴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
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

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謹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
以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
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若物
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熟食之
匱人民飢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為歲月之神哉歲
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
時為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
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
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
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
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郊也十二月建寅郊則十二

月時所加寅郊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飢則食飽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飢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是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飢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法教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大小禍有遠近蒙恬為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為禍宜以萬數築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

月多於故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設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飢必食也且為己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起開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掬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銷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水火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聚食人人衆食狼適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疆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小不能服多以一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歲之殃如何也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是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言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漢歷曰葬避九空地名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歷轉為凶惡夫葬藏

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示吉如以墓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理官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具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察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巳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

賜為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亦春秋義禮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回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牲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為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右他神有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况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

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也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利於市不擇吉日更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為祭祀設歷不為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郊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可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郊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

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
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為最尊則沐亦宜擇日
亦首也如以髮為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與木
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
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
且使子沐人愛之郊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郊木也
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郊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
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郊日沐誰使疑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
吉凶為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七日製衣
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
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為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
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為

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
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為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
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為一體共為一身或善或惡所諱
而鈞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供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
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夫輕重
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
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
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
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
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
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
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

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
殺傷不在擇日繕浴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
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
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
也忌日之發蓋丙與子卯之類也始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
輿曆七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始無其實天道難知
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
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
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可不問日
之吉凶孔子曰十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十日禮曰
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
議而就卜筮遠可否則信吉凶報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
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
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猶有羊膊可以得兆雀
著龜毛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
之為言者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
之著言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
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与
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
知欲問天上高耳与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体也非形体則氣
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也有形休与人無異問人不
遠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

為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人在天地之間猶蟻虱之着人身也如蟻虱欲知人意鳴人耳
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後小之人問巨
大天地安能通其声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
氣天地神之氣在形体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皆令著龜則
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曾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
揲著兆見數矣夫人用神思慮也 不決故問著龜也 兆數
与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為可兆數不吉或
兆數則之意以為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已之神
也一身之神在曾中為思慮在曾外為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
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矜如神明為兆數不宜与思
慮異天地有体故能搖動也 者生之類也生則与人同矣問

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
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
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僕矣如著龜為若版牘鬼數
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
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人然之有為以應
天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
奇於劫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
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
主人笑而不應若悉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
著而筮戲筭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安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上
歐地而益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

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乱其數使之身体疼痛血氣凌涌而猶為
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困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
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
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也一作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
之善惡也卜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善從兆
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
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辜大龜
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佑奇恠既多豈非
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体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
醜衛石駘卒無嫡子有廢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
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為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

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
謀之於衆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
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
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
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禍人遭遇之道
凶惡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啓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
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見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
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
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
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
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不肖之君亦
及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恭

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日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說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乎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十曷為逢不言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

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古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為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體占者曰凶太公

曰龜臚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崇篇

世俗信禍崇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權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結法入罪至于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

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為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丹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為觸傷問時奸書偽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警或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下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眾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噉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善不在擇日避時涉患竊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崇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為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為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疴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崇飽飯餐食者

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絕謂益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僕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徒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尾耳目鼻口與人不同雖好惡與人不同也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乃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其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豈天禍為貴者作不為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思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闕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責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狀而曰我有所犯抵

觸縣官羅能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買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徒觸時死者累厲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婦之有犯無為婦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入室居又禱寢禍先祖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後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制罪推善時入獄繫牢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滅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中萬囚其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迂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兼安無咎類未必禱不塞也趙雷為秦所坑

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所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舍殺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遷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崇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鏹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衆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逢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遷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壽命已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

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為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龍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希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千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

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病仆死何以知非觸過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徙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徙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南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烟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千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蟻氣無從橫負鄉皆中

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十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維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為一州在東南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

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維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徙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徙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為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憂也今徙豈能比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為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為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推破

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
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
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為
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必以衝
抵為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
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為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
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
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有雖避太歲之凶猶
觸十二神之害為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
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
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在位子耳天下皆為未歲非獨
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為主則子可為大見午可為大冬冬夏

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
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
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載道為聖所信明審於
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
彼東北殺坤卦也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
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
曰數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為一歲四
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為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
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為日累日為月連月為時結時為歲歲
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
九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
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為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

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為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申為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為之，而復居甲為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為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徒，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二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三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所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其獨第民家甲乙

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術以第甲乙
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術入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
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懸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
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
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
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曰亦當
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者
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
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
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曰戰勝紂以甲子曰戰負二家
俱期丙軍相當旗相望俱用一曰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
爽時加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河也曰火也在天

為曰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慙鄉曰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曰
氣也曰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曰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
子連所謂曰十者何等也端上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
如端上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何
曰廷圖甲乙有位于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工者營
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衝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
日廷異何謂甲乙為日之曰乎術家更說曰甲乙者自天地神
也曰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
則五行之家徒當用甲乙决吉凶而已何為言加時加時
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行之家用口調姓名
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各正其字以口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
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名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

口張歛聲內為姓也知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賜姓因其所生賜其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 姓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 則姬氏其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類以名生為信若魯公一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為發也以類名像若孔子名立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予貢名予字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為五音術何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姓也氏姓有三事乎更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

之義

居勿歛之俗有名無姓字無姓與相調諧自以壽命

終禍福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匱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天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庶 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

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向有南北長吏舍傳聞若有東西

長吏之姓必有官商諸吏之舍必有徽羽安官遷徙必有角姓
門南向也失位賤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
賤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
向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向坐行步乎一曰五音之
門
令商姓已 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
人赤水人 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
吉 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
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 何南方火也
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 則雖為北嚮門猶之凶
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 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義
南嚮門家何以 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社四方
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獨有水

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 火常在南
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

解除篇

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 除初禮

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 賓客設膳食已驅

以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 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

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

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

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 神集止

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 隱匿驅逐之止

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

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

士卒還去即復其虜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一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如萬民有欲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雞鳥豕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秦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盜賊却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復也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撻劍操杖與鬼戰觀戰聞一再錯指受服知不如必不終

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主解除鬼神猶不離由此

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闕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云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霍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

雖日逐瘵瘦鬼猶來哀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求福助意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夫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為福禍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况盛力用成經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旦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十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神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

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為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蝻蠅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蝻蠅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蝻蠅之音猶也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况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為人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為石

形祭門尹可木人乎晉待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肥澤也且齋戒不敬也便吾國亡何祀祀簡對曰曰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華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車之不足也夫駟車餼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君苟以祀為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脩其德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謂崇未得上崇脩事禍繫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夫論鮮除鮮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俗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以病作卜崇

古什書

崇崇得脩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

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脩祭

祀是也信其之非也賓者祭祀之義主人自盡恩勤而已鬼神

必歆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義耳人立義

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

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異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

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人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

能食祭食祭宜也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

能食祭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能具

中人之體七八天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歆斗羹則能飽足多者

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圍丘之上一蠶粟牛糞飽大羹

不遇數斛以此食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

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
天地山川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人食腸

滿即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
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又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
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華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
中矣人心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
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水生於地井竈室中雷皆屬
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
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雷公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氣也雨
猶人之有液也雷猶人之腹鳴也二者附於天地祭天地者在
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有為有神則人吹煦液腹鳴當復食也
日月猶人之有日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

人君重之故復別祭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耳與髮也宗
廟已之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脩祭祀緣事死
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嚳之屬報墜方不敢忘德未必
有鬼神審能飲亨之也夫不飲亨則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
能為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哀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能飲
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哀怒則無用為
禍福矣或曰飲氣不能食也夫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
口飲之無腹腸則口無用食則亦無用飲矣何以驗其不
能飲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飲不用口則用鼻矣口
鼻能飲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今手不能擊則知
口鼻不能飲之也或難曰宋公之身有疾祝曰夜姑嘗將事於
厲者厲鬼社穢而言之言曰何而築盛之不膏也何而蠶穢之不

肥也何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順色而對曰
鮑身尚幼在淫葆不預知焉審是當厲鬼舉楸而倍之斃於壇
此非不能言用手之驗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
當死也祇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已
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察盛之不膏珪
璧之失變犧牲之腥小則困以責夜姑以懺擊之而已無為先
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
出言以楸擊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故鬼擊之如無義婦之
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楸倍鮑之身矣且祭祀備神怒見體以教
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主祭乎人有喜怒哀鬼亦有喜怒哀
人不為怒者身存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
必時體天神何喜見體以賞之乎夫喜怒哀不與人同則賞罰不

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倍夜姑不可也且夫散者內氣也
言者出氣也能散則能言猶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散則宜言
於祭之上今能言知不能散一也九能散者口鼻通也使鼻也
通口不開則不能散之矣人之正也口鼻腐朽 復散一也

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為尸不動朽則知
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歛
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
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散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
也覺者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
飲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脩具謹潔饗牲
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况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
祭故曰鬼享之祀雜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禘祭夫言

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
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其謹絜與不謹絜也紂
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初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
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
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敬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
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
神歆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待邪將
以人食為飢飽也如有儲待上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
如無儲待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宜飢壹飽壹飽
壹飽則神宜怒壹喜 且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知人
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
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與鬼與人之其衣也

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小尺之衣其背
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
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
狀夫如是也世所見鬼非所衣之非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
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
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群臣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
禘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宜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饗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于大壇
祭天也廡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禘

後改

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鴻臚祭星也雩
崇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
見惟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
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
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
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
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
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
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
曰少果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大木及使重為句
芒該為葦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德遂濟窮彙此其三祀也
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一此其二

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嗇及土
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或曰炎帝作
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禮曰王為群姓立土祀
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
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子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
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
心愛故飲食愛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
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
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也春求雨
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
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廢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
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
禮發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亦不
識說縣官名曰用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
主春表主生物故祭歲星表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
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反以秋祭此求春
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
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
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
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雩

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群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
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
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
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
勉力脩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
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定國則祀
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夢能序星辰以著眾
彘能賞功則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治水而殛死禹
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
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
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
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皆廢

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俟養之道
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
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所
對發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馬廷陵季子過除徐君好其劍
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其
劍帶於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為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
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為報功者
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為不肯先者其息猶季子帶劍
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亦猶齊戒畏敬若有鬼神脩與弗絕
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殺勸君子因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
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蔬食菜
羹瓜瓠必齊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祭後飲食之祭猶

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地祀地之實
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
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况不若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
信其有神為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為清
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為人死無知
其精不能為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
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則不能為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
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福怒則發
怒而為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絕而不絕久廢而不脩豈
能為福禍於人哉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

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言
吉凶著龜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
之賢未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
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
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燕并天下
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
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
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
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
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
之驗也曰此虛也案神怪之書以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
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百篇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

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送拊甘拜曰漢五十年東南有反者
豈汝邪到景帝時漢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
制度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漢之言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
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
始皇入其宅仲舒讀真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
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知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為
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
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得孔子之
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
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
至錢唐臨浙江瀆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太禹
立石刊頌均于南海還過從江乘勞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

至勞成山因至之杲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
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
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
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之耳非天
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
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明堂田照昭靈實
真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遠聞暫見卓譎怪
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慶來事者
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
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
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
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

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
而嘯由老弱之微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
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
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
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
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為聖次室夏太后聖
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
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
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皆效聖樗里
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
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
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

五充論衡卷之十三
於伊川焉竟如羊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禱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今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禱里子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慶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知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推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甲天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

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溥于倉奏方不學得又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欲方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辨如賜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

古今類事卷之七十一
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
此尚為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墻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
之墻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澗澤
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
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
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
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
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
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
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
雖審一事曲辨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
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

牛生三鬣管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生竟知
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業
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
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
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
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違視聽遙目流目以
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
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徃徃太史公之見張良
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徃徃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
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
知徃徃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宮室之圖像陰見默
識用恩深祕衆人闕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

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比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伸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集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譽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譽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通通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譽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空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

子是必先之問之云黃帝帝譽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也之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為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往往知往鴉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為若往往乎則夫往往之類鳥獸也僅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為若僅謠乎則夫僅謠者

妖也世間聖神以為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知以聖人為若
巫乎則夫為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
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
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
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
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
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令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
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
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
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所疑惑賢聖共之事
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不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
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

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
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踣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
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蒼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
以異於賢也無以乏於聖也聖聖自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
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
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
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
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天下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
解見有不可解結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
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能知不聖
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

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九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未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覽遠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溫良恭儉讓其所以有尊行於人而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 知之也齊景公問

子貢曰天子賢乎子貢對曰天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真正其名乎子禽亦不知所以聞政孔子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以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子飯塵落甌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撥 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天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遠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

不觸害匡人必不恃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
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
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
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
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
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
人以為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
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
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然流
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

古
林
議

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
事問不知故問為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礼器衆多非一
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孔子曰疑
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問字門
人從之孝當復行問以為人法何故專問授弟子乎不以已知
五經復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
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
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孫必教親徹饌退膳
不得飲食閉館闕舍不得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
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
實難知吉凶雜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諛臣必不能用
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為無益之事不獲辱身

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
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
在塗炭之中庶幾欲往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
為道不為己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
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
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也魯衛不能用已
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
應聘時未自知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
用自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
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蓍
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獲得用也兆見舍卜還鑿絕攬
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

可為綸走者可為網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
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氣交連何
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
骨肉之過宜愈子騫聾聵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
殺已之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為何故使父
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歲以

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

既設筮祝已

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十三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
知天已許之無為頓卜三龜知聖人不由獨見立法則更請
命祕藏不 大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定乃以從事聖人

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立不跪晏子跪門人恠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門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考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田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備疆力不倦超踰倫等耳

日非有達視之明知人不可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通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遺事觀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尔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矣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邪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所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齟不險所言莒也君奉臂而

指所當又管也臣竊震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管乎臣故言之
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
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
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為言聖也謀
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
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
客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
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
人未足為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
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
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誠
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

在遠與音也雖涉島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
髡能知之以髡等為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
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
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和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
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
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為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
理也趙堯之為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虞著方
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
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
處之也聖賢之知事宜驗矣聖賢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
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
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

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恥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
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
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
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
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
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
為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為之故
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
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
答太宰時始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誦曰寡人在東

宮之時聞先王之議曰為聖易有之乎田誦對曰臣之所學也
昭王曰然則先王聖乎田誦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
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誦未有功而工
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為故曰誦謂之易
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為之安能成田誦之言
為易聖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為勞佚殊故
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何謂聖矣孟子
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
六至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
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
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
是乎而况親為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
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
名稱相貿易也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三

